

寄养计划58年 逾5000孩童 找到温馨的家

蔡雪莹：家人支持至关重要

对许多有意参加寄养计划的人士来说，家人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。

职业女性蔡雪莹（35岁）有个幸福的家，本身有4个孩子（年龄介于5岁至12岁），生活很忙碌，但仍在家中代养两个女孩，其中一个快3岁，另一个才6个多月。

蔡雪莹说：“两个女孩都是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加入我们的。第一个是在2012年2月，那时候MSF告诉我，医院里有一个两个半月的孩子在每一个家，我只有两三天时间决定。最小的那个更急了，到我们家时才一个半月，我在三四个小时以内就决定了。”

家里的“生态系统”会起变化

家里突然来了新成员，单靠蔡雪莹一人根本忙不过来。她说，所幸获得丈夫支持，自己的父母每天也过来帮她，加上孩子独立乖巧，她才能继续为有需要的孩子奉献。

陈爱贞：代养不是一帆风顺的

去年参加寄养计划的陈爱贞（39岁）坚信，健全的家庭结构对孩子有深远影响。“在儿童之家成长的孩子没有经历过家庭的模式。长大后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。自己的孩子也走入儿童之家。寄养计划就是能够斩断这个恶性循环的社会机制。”

她和先生婚前参加一个讲座时，因演讲者一句话——“让世界不再需要孤儿院”而深受启发，两人原本打算婚后育有亲生骨肉再领养孩子。

她说：“考虑到领养孩子需要经验，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后，通过带大孩子可以先给自己磨练。当时还不知道原来有寄养计划。”



去年参加寄养计划的陈爱贞（右一）坚信，健全的家庭结构对孩子有深远影响（代养孩童不在镜头内）。

孩子最终要回到自己的家

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发言人说，寄养计划只是一个暂时的安排。

计划下，代养家庭给孩子稳定的成长环境及爱，借着替代性照料安排，让孩子在温暖的家庭环境中获得培育。待孩子亲生父母有能力照顾孩子的时候，孩子自然得回归自己的家。

与领养孩子不同的是，寄养计划下的孩子保有他/她原来的身份，继续做他/她的亲生父母的合法孩子。另辟蹊，领养包含一道法律程序，经过这项法律过程，被领养的孩子也有了家庭当中如同亲生子女的权利。

她说：“你需要一个群体照顾好一个家，而让我感觉窝心的，是看到我的亲生孩子懂得关怀别人。最新加入的小女孩经常哭，我一度想举白旗投降，但反过来是我的亲生孩子提醒，说妈妈不可以这么做。然后说要帮我。他们非常主动，懂得在妹妹哭闹时去安抚她。”

每一次有新成员，家里的“生态系统”也会发生变化，但蔡雪莹不认为这有什么大问题。因为只需要大家做出调整和配合。另一个小生命就能获得滋润。

“我们代养的第一个孩子现在跟我们一样，说话很大声，欢笑时也不拘谨。带她出去完全看不出她是代养的孩子。真的融入我们了。”

寄养计划的时效不定，蔡雪莹说，她不知道每个来到她家的“特别计划”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，但至少她能做的，就是给这些被遗弃的孩子家的感觉。

这名全职的私人助理说：“我问过自己，此生还可以做些什么让生命更有意义。我的答案是，我可以去爱护一个孩子，虽然不是我的孩子。但我可以。”

她的儿子7岁，女儿5岁，家里目前有两名寄养的小孩，分别为3岁和20个月大。目前为电视节目进行资料搜集、在家办公的陈爱贞说，以前年轻，总想看到外地当义工，现在结婚有了家庭，没法像以前那样往外去：“但你知道吗？新加坡也有23家孤儿院，有900多个儿童需要家。”

陈爱贞代养的第一个孩子来到她家时不过是两岁半的小女孩，现在住了超过半年，和她5岁的亲生女儿已经是好“姐妹”。也许是年龄相近的姐姐相伴，缓冲新环境一切未知，代养的小女孩很快适应并融入这个家。更令人鼓舞的是，小心灵变得有自信也更独立，并学会表达自己。

陈爱贞说：“现在是第一个代养的孩子也懂得给予最小的代养小孩关怀和爱，这点最让人有满足感。”

但代养并不是没有挑战，更不是一帆风顺的。陈爱贞指出：“亲生孩子我们一向带在身边，孩子自然有安全感。但代养的孩子不熟悉新环境，一开始并不习惯他人。比方说，过马路时要牵着她，但她不愿意。来的头一个星期会比较有情绪，毕竟是孩子，也不善表达。但后来我发现她适应能力很强。看到我的孩子怎麽做，也会学着，看得出是非常聪明的。”

她坦言自己还是新手，有些育儿课题她抓不透。特别是代养孩子的管教方面。比方说，孩子做错了，我们不可以打她，如何以最合适的方式告诉她？一来不可以太凶，也不好纵容。还好有个寄养妈妈小组，可以从更有经验的寄养妈妈那里获得建议。”

至于寄养时效多长，完全视个别情况而定。发言人说：“我们会根据孩子亲生父母的情况评定，尽量先提供协助，包括经济、情感方面，然后再慢慢地把孩子带回亲生父母身边。”

这需要一个过程。过程中，儿童保护官员将协调代养家庭，帮助孩子过渡回到亲生父母身边。

一开始，也许是让寄养的孩子先接触亲生父母几个小时，下来是和亲生父母外出，然后做家访，安排孩子回到亲生父母家过夜，最后完成整个交托过程。